

郑永年：国际秩序的“再封建化” 与中国的应对之策(中)

管中美关系的确重要，但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中美关系，很多国家不一定非要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选边。当代的情况和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时期的情况已大不相同，更多国家不再做简单的二选一，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国家安全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俄罗斯。北约作为一个集团，如果没有外在力量制约的话，它的扩张永远不会停止。俄罗斯因此一直感到不安全。因此可以理解，俄罗斯想要通过建立一个类似“小苏联”的集团来对付北约，因为只有这样北约的扩张才可能停止，俄罗斯的基本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。

印度也正在变成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大国。印度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跟中国差不多，甚至明目张胆地购买俄罗斯的能源来获利。

近年来美国实施“印太战略”来制衡中国，一些人认为印度会站在美国这一边来谴责俄罗斯，但印度并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呢？印度从传统上讲和前苏联的关系很好，印度的军事和装备系统也基本上来自前苏联和俄罗斯。而且，印度跟中国一样，也是一个文明国家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会完全靠向美国，美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“收编”整个印度。尽管印度和中国的立场差不多，但印度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国际压力。

土耳其这次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在一定程度上说，战事发展迄今土耳其是唯一的赢家。土耳其既谴责俄罗斯发动的战争，也谴责北约没有处理好对俄罗斯的关系，同时土耳其还施展了高超的外交能力，把俄罗斯

和乌克兰牵在一起，在首都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多轮谈判。近日，土耳其也趁有利的国际环境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。土耳其曾是一个穆斯林帝国，近代以来，土耳其从以前的穆斯林宗教国家变成世俗化的国家，但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一直在推行“再宗教化”和“去世俗化”，雄心勃勃地想要构建一个突厥语系（Turkish）的联盟和帝国。如果他成功了，凭借土耳其一直以来对疆独势力的影响，将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

欧洲方面，英德法等国看似是因为俄乌战争实现了拜登所说的欧洲内部的“团结”，实际上欧洲各国还是各有利益、各有想法。德国作为曾经的欧洲强国，因为二战失败变成了一个经济强国，而不是一

个军事强国。德国这次利用乌克兰危机进行再军事化，其军事预算一下子提高到2%，而且因为俄乌战争没有国家明确反对。不过，德国的目标并不是永远依附美国，德国被美国“团结”也只是暂时的。德国在追求欧洲军事强国的地位，法国也在追求领导欧盟的地位，甚至英国脱欧也并不是为了依附美国。德国再军事化从长期看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改变将是非常深刻的，人们不要忘记了一战、二战都是在欧洲大国之间展开的。

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也是个几亿人口的大国。印尼在东盟的角色如果能恢复到1997年以前苏哈托时期那样的话，其在东南亚的老大地位是不可忽视的。印尼也一直在追求地区大国地位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独立的政策。对中国的“一带一

路”倡议尤其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来说，印尼是重中之重。印尼的崛起无疑会对我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中国东边的日本也是另外一个大国。尽管中国崛起以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大大超越了日本，但日本毕竟还是曾经的世界第二、现今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。迄今从技术等各个方面来说依然是有很大经济能力的大国。日本凭借其科技和经济能力，加之美国的相助，一直在追求自身的势力范围（bloc）。日本现在是CPTPP里面的主要经济体，其经济力量在CPTPP中最强。中国去年正式申请加入CPTPP，这被视为是中国的“二次入世”，但这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中国加入CPTPP的态度。日本更是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要阻力。

国际秩序的区域集团化和价值集团化

大国们都在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、从经贸领域到军事领域的势力范围。土耳其想要构建东突厥斯坦；印度既在军事上同时跟美俄两国打交道，又想在经济军事上保持着相对独立；日本想要通过修改《和平宪法》实现再军事化，追求军事上的独立。这些国家



图源：网络



德国国会大厦（图源：网络）